





管子卷第十七

明新安吳中珩校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裸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得六過一是以還自  
鏡以知得失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一是呼嗚美哉  
成事疾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周聽近遠以續  
明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不備待  
而得和則民反素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  
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闔



故曰秦則反敗矣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喜決  
難知以塞明從狙而好小察事無常而法令申  
不許則國失勢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四鄰  
不計司聲不聽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  
則所惡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臣主同  
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  
後世何得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臣下振怒  
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  
失固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  
其事則事多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不許則見  
所不善餘力自失而罰故主虞而安吏肅而嚴  
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  
刑民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亾在其  
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  
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  
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罽而美人省食吳王  
好劔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  
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



管子 卷十七  
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工技力於無用而欲土地之毛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疆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舖不足處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爲周氏之

禽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商官非虛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國家非虛亾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夫亾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



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  
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  
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  
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  
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  
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保大衍伐大  
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夏無遏水達  
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毋赦過釋罪緩  
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故春政不禁則百  
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  
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  
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折  
樹火暴焚地焦草天冬雷地冬寔草木夏落而  
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騰墓  
山多蟲蠹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  
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亾國之廡也馳車充國  
者追寇之馬也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  
纂組者燔功之窰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



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夫法者所以興  
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  
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  
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  
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  
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  
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  
慎權下上有分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夫上  
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  
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爲用數出重  
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明王知其然故見  
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  
必去推則徃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  
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  
於上上亦法臣法斷名決無誹譽故君法則主  
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  
言澤飾臣克親貴以爲名恬爵祿以爲高好名  
則無實爲高則不御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失轡



則馬焉制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佞反而行私請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僭上故上僭則隙不計而司聲直祿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重賦歛多允道以爲上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爲讎除讎則罪不辜罪不辜則與讎居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亂臣自爲辭功祿明爲下請厚賞居爲非毋動爲善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

禁藏第五十三

禱篇四

禁藏於胷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爲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先慎



管子 卷十七  
於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  
末居民於其所樂事之於其所利賞之於其所  
善罰之於其所惡信之於其所餘財功之於其所  
無誅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誅者不必誅者  
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無刑至  
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  
後易萬物盡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  
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爲人致  
利除害也於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夫

不法法則治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  
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王慎之不爲親戚  
故貴易其法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民不  
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吏  
之舉令敬於師長民之承教重於神寶故法立  
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  
爲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舉事  
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刑賞不當斷斬雖多  
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



管子 卷十七  
所加賞雖多士不爲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  
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不攻不備當今爲愚人  
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則  
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  
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  
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夫衆人者多營於物  
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  
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  
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遠之  
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  
安危異焉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  
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有進退  
而力不能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宮室足以  
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  
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  
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不作無補之  
功不爲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  
營則耳目穀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



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  
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  
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是故君子上  
觀絕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故  
曰譽不虛出而患不獨生福不擇家禍不索人  
此之謂也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故凡治  
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  
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  
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

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  
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  
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  
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  
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  
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爲國  
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得人心而爲紀法令  
爲維綱吏爲綱罟什伍以爲行列賞誅爲文武  
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鈔耨以當劔



戟被箠以當鎧鑄殖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  
戰器備農事習則攻戰巧矣當春三月蒞室燠  
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舉春祭  
塞久禱以魚爲牲以麋爲酒相召所以屬親戚  
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天英毋拊筭所  
以息百長也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  
以勸弱民癸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所以  
建時功施生穀也夏賞五德滿爵祿遷官位禮  
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秋行五刑誅大罪所  
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藏最萬物所以內作  
民也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  
急冬閉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風雨  
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蓄蕃息國富兵彊民材  
而令行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彊敵之患也夫動  
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  
後治故國不虛富民不虛治不治而昌不亂而  
亾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故國多私勇者其兵  
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故



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亾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故民無流亾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竒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夫敘鈞者所以多寡也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內必



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增厚其  
貨賂得情可深身內情外其國可知三曰聽其  
淫樂以廣其心遺以竿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  
諂臣文馬以蔽其外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四曰  
必深親之如典之同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內  
勇士使高其氣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  
其意是必士鬪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五曰深察  
其謀謹其忠臣揆其所使令內不信使有離意  
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忠臣已死

政可奪此

五者謀功之道也



管子卷十七

管子卷第十八

明新安吳勉學

經說

入國第五十四

禱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  
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  
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  
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  
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  
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



管子 卷之八  
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  
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  
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  
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此之謂慈幼所  
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  
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  
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  
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  
寒身之腠勝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

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蹙徧枯握  
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殊  
身而後止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  
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  
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  
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  
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  
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  
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



管子 卷之八  
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  
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  
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  
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多死喪弛刑  
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  
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  
於上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

禠篇六

主位

安徐而靜柔節先定虚心平意以待須

主明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  
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  
慮則無不知也輻輳竝進則明不塞矣

主聽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  
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  
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



主賞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

主問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熒惑其處安在

主因

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爲善者君予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聖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脩理故能長久

主周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寂乎其無端也外內不通安知所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

主叅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



管子 卷之八  
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

督名

脩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  
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  
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桓公問第五十六

禘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  
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  
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

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  
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  
而備訊咎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  
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  
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  
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  
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  
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嘖室之議有司執事  
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嘖室之事也請



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  
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襍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爲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歸

其德而惠其義乃別制斷之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都十爲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以奉天子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闔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稽著者所以爲固也歲脩增而毋已時脩增而毋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



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  
爲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故善  
爲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  
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  
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  
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  
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  
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  
經水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  
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  
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  
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  
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桓公曰水  
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  
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澗石而下向高卽留  
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甕之尺有十分之三呈滿  
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  
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地下則



管子 卷第九  
七  
平行地高卽控杜曲則擣毀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涵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爲始請爲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爲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籠函板築各什六土車什一雨輦什二食器兩具



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闕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其作土也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

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萋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襍之以栢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徃徃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



管子 卷之九  
疾藹殺草蕨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  
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  
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  
露屬天地湊汝利以疾作收歛毋留一日把百  
日舖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  
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十分之六土工之事亦  
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  
實熟利以填塞空郟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  
權衡虛牢獄實廩倉君脩樂與神明相望凡一

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  
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十分之七土剛  
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  
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  
四害之服柰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  
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  
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  
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  
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



之家起火爲温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  
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  
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  
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  
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  
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  
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  
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  
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  
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  
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  
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  
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  
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  
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固  
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  
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



管子卷第十八  
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  
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  
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教側臣

管子卷第十八

管子卷第十九

明新安吳中珩校

地員第五十八

稌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瀆田悉徙五種  
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其木宜蜃菴與杜松其  
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  
尺而至於泉呼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  
疆肥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  
與藿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



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稷也宜縣澤行廡落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廡其草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樵擾桑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斥堎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蕘藿其木宜杞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堎宜稻麥其草宜萃菑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



管子 卷九  
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  
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  
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  
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  
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  
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  
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  
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  
泉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

下清商不可得泉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  
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  
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  
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  
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其木乃  
構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  
魚腸與猶其木乃柳鑿之三尺乃至於泉山之  
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  
尺而至於泉山之材其草菟與薺其木乃格鑿



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蓄與蔓  
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  
草木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  
於攣攣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  
藿下於萋萋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  
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  
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  
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  
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朒剛而不轂  
不濘車輪不汚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  
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墮在衍其  
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檉其  
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  
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  
箭藻龜櫛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  
臭所校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  
白其人夷姤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湛而不澤無  
高下葆澤以處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



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忒橐土蟲易全處悉剽不白下乃以澤其種大苗細苗蝕莖黑秀箭長五沃之土若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阪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櫨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藿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五臭疇生蓮與蘼蕪橐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疥醒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襍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塌不灰青忒以落及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蝕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山在岡在陵在隕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鼃槽檀其山之淺有籠與



斤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其桑其松其杞其苺種  
木胥容榆桃柳棟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  
蒙其山之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  
山之旁有彼黃蚩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  
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澆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  
木安逐鳥獸安施既有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  
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  
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落青  
怵以肥芬然若灰其種欄葛絛莖黃秀恚目其  
葉若苑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  
謂隱土隱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  
若屯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絛莖黃秀以慈忍  
水旱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  
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  
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圻其種忍隱忍葉如藿葉  
以長狐茸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  
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  
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恚五恚之狀廩焉如盪潤



管子 卷十九  
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舛莖黃秀慈忍水旱細  
粟如麻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悉土  
之次曰五纒五纒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邛鄆  
細邛鄆莖葉如扶櫛其粟大蓄殖果木不若三  
土以十分之三纒土之次曰五監五監之狀芬  
焉若糠以肥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監土之次曰五剽五  
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賑其種大秬細秬黑莖青  
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

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其種大萑細  
萑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壩五壩之狀累然如僕累  
不忍水旱其種大膠杞細膠杞黑莖黑秀蓄殖  
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  
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  
細華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  
五猶土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  
梁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



管子 卷之九  
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坵以  
臞瘠其種鴈膳黑實朱跗黃實蓄殖果木不如  
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  
婁婁然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  
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鳧  
五鳧之狀堅而不酪其種陵稻黑鵝馬夫蓄殖  
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  
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  
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襍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  
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  
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  
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  
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旣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  
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



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

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

先菜羹羹蔽中別蔽在醬前其設要方飯是爲卒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斗左執虛豆右執挾七周還而貳唯噤之視同噤以齒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歛祭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飯必捧擊羹不以手亦有據膝毋有隱肘旣食乃飽循呬覆手振衽掃席已食者作摠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旣徹并器乃還而立凡拚之道實水于



盤攘臂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  
揲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  
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  
徹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已實  
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弃  
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暮食復禮昏將舉火執  
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  
火居句如矩蒸閒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爲緒  
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交坐毋倍尊者  
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  
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有否先生既息  
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  
弟子之紀

言昭第六十七

襍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一

襍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襍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管子解一



管子卷第十九

管子卷第二十

明新安吳勉學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



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忤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



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  
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  
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  
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  
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地生養萬物地之  
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  
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  
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  
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  
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  
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  
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  
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  
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  
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  
嘗不賞罰也故曰春夏秋冬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



管子 卷三  
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



管子 卷三  
四  
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亾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亾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



管子  
卷二十一  
五  
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百姓憐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間蜚蓬之間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間不在所賓



管子 卷三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  
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  
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  
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  
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  
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  
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  
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  
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  
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  
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  
敵不免於死亾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  
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  
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  
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



管子 卷二十一  
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  
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  
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  
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  
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  
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  
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鈎繩故  
機旋相得用之牟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  
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  
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  
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  
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  
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  
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



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  
踈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  
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  
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  
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  
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  
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  
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  
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  
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  
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譽訾譽之人  
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  
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譽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



管子 卷三  
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  
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  
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  
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  
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  
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  
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  
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  
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  
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  
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  
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  
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  
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管子 卷三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實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管子 卷三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養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養食則不肥故曰養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蝮蟻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蝮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蝮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蝮蟻飲焉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懈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



管子 卷三  
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園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脩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脩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



於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



管子 卷二十一  
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  
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  
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  
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  
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  
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  
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  
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  
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  
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  
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  
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  
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  
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



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  
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  
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富  
貴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  
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  
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  
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  
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  
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  
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  
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  
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



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亾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主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管子 卷二十一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僂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天下不壙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亾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



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



管子 卷三  
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管子 卷二十一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亾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管子  
卷第二十一  
法法

管子卷第二十一





